

雍履平用安脏达郁法治疗抑郁症经验

姜 志 明*

主题词 抑郁症/中医药疗法 名医经验 @ 雍履平

雍履平主任医师,行医 40 余载,临床经验丰富,对抑郁症治疗有独到之处。他认为抑郁症多由先天遗传和后天长期思想矛盾或精神负担过重所致,临证常以安脏达郁法治疗,疗效满意,现介绍如下。

1 内源性抑郁症宜安脏达郁,兼心脑共调

内源性抑郁症有单相和双相两型,双相为抑郁与躁狂交替发作,单相以抑郁为主。其发作规律为夕轻晨重,症状表现为“三低三少”,即情绪低落说话少,语调低沉动作少,思维迟钝兴趣少;并伴失眠、厌食、性淡及躯体不适。严重者为精神病性抑郁症,可有自卑、厌倦、消极厌世、罪恶妄想、幻听、木僵、“扩大性自杀”和“曲线自杀”。雍氏从“神郁”辨治。治神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安五脏,因神为心主,为五神脏之首,心神有变,诸脏随之;另一方面,须与脑同调,因“人之元神在脑,识神在心,心脑息息相通”,故在安脏达郁的同时,尤须兼顾通窍醒脑。安脏药常用太子参、熟地黄、当归、白术、炙甘草;达郁药常用升麻、柴胡、川芎、香附、桑白皮、橘叶、白蒺藜;通窍醒脑药常用细辛、白芷、甘松、石菖蒲、土鳖虫、全蝎。

例如:张某某,女,26 岁,工人,未婚。2 月来,说话渐少,对周围事物不感兴趣,母询之,答话迟疑低沉,食少,夜寐不安,已不能上班而就医。诊见:形态自如,沉默不语,问一答一,自感头及咽食管内有低语声,入睡难,浅睡,早醒,晨起全身不适,对前途无望,对生活无聊乏味。病前无精神刺激因素,曾经理化检查无异常发现,唯其母有抑郁症病史已 10 年。脉细涩,苔薄白、舌色暗红。诊为内源性抑郁症(单相型),辨证为神郁脏虚,脑窍瘀滞。治宜安脏达郁,佐以通窍醒脑。药用:太子参、熟地黄各 30g,当归、炒白术、炙甘草、制香附、白蒺藜、白芷、桑白皮、橘叶各 10g,升麻、柴胡、川芎、甘松、石菖蒲、土鳖虫各 6g,细辛 3g,全蝎 2g(研粉冲)。5 剂服后,寝食好转。上方先后加减连服 30 余剂,情趣大增,脑及咽食管内幻听已除。再以原方 10 倍剂量制丸剂连服 3 月,以巩固疗效。随访 2 年,病愈未发。

2 反应性抑郁症宜安脏达郁,佐敛精益肾

反应性抑郁症多因超强精神打击,如天灾人祸等而急性发作。症见不食不睡,沉默寡言,悲悲戚戚,愁容满面,或忧念丛生,精神恍惚,也有少数因长期罹难,绝望而慢性起病。雍氏认为本症似中医学“怒郁”、“忧郁”之类。悲则气消,忧则气沉,必伤脾肺;怒则气上,惊则气乱,恐则气下,又伤肝肾。始因肝气逆乱,或有气满腹胀之症;后则逆气渐平,而中气受伤,可伴有倦怠、食少等症;继则由肝及肾,使肾精受损,故《内经》有“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之说。因肾藏精气,故用药不仅要安脏达郁,还要敛精益肾。雍氏常用龙骨、牡蛎、五味子、益智仁、鹿角霜胶、鸡内金之类敛精益肾。

例如:陈某某,男,36 岁,农民。3 月前,因妻车祸身亡,渐觉精神恍惚,情绪低落,彻夜无眠,心中忐忑。近来不思饮食,常常呆坐,独自呢喃。诊见:形体瘦削,忧愁面容,少语,情感淡漠,脉沉数,苔薄黄、舌红。血压在正常范围,心电图示窦性心律,心率 96 次/分,电轴不偏。诊为反应性抑郁症,辨证为悲哀动肾,精气不敛。治宜安脏达郁,兼以敛精益肾。药用:党参、熟地黄、生龙骨(先煎)、生牡蛎(先煎)各 30g,当归、焦白术、炙甘草、制香附、白蒺藜、桑白皮、橘叶、五味子、麦冬、鸡内金、苦参各 10g,升麻、柴胡、甘松各 6g。水煎每日 1 剂。先后加减共服 26 剂,诸症消失,心率正常。

3 心因性抑郁症宜安脏达郁,兼通气养脾

心因性抑郁症较反应性抑郁症为轻,临床较多见。如工作、生活挫折,加上自身心理和性格缺乏适应能力,从而终日不乐,心情抑郁,消极悲观,头昏头痛,失眠健忘,胸闷气短,心悸不宁,食不甘味,全身乏力。雍氏认为,此乃中医之思郁。多由旷女嫠妇及灯窗困厄,积疑在怨者患之。思则气结,结于心而伤于脾,愁怀不解,则“气闭塞而不行”,治宜安脏达郁,还需通气养脾。常用郁金、木香、砂仁、沉香、远志、石菖蒲、山药、黄精、白芍、茯神、柏子仁之品通气养脾。

例如:蔡某某,女,21 岁,学生。离乡读书 2 年,3 月前因失恋后,胸脘痞闷,食欲减退,心常有怨,上课时多睡或注意力不集中,遂反里就医。诊见:呆坐不语,询之胸闷气少,常太息,情绪低落,兴致索然,少寐多梦,不欲思食。脉涩,苔少舌红,二便如常。诊为心因性抑郁症,辨证为心气结滞,脾阴伤损。治宜安脏达郁,佐以

* 安徽省天长市中医院门诊部,天长市新河北路 15 号 (239300)

收稿日期:1999-08-11;修回日期:2000-01-17

通气养脾。药用：太子参、山药、生地黄各 30g，当归、炒白术、炙甘草、制香附、桑白皮、橘叶、白蒺藜、柏子仁、白芍、远志各 10g，沉香、石菖蒲、郁金、升麻、柴胡各 6g。上方先后增减共服 24 剂，诸症已减，乃以原方制丸剂继服 3 月余，以善其后。1 年后入校复学。

4 更年期抑郁症宜安脏达郁，佐滋补肝肾

更年期抑郁症男女之比为 1:3，常有更年期综合征前驱症状，进而表现为焦虑与忧郁，坐立不安，搓手顿足，恐惧紧张，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伴有冲动性自杀、幻觉、嫉妒、罪恶妄想或被害妄想。雍氏认为，此乃精衰血少所致。肾藏精，肾主志，精亏则志伤；心主血，心主神，血少则神伤；肝藏血，肝藏魂，血少魂亦伤。精血互化，肝肾同源，故治宜安脏达郁，尤须滋补肝肾。常用龟甲、鹿角胶、紫河车、淫羊藿、巴戟天、沙苑子、石斛、女贞子之类滋补肝肾。

例如：李某某，女，53 岁，农民。绝经已 4 年，渐感情感抑郁，时而烦躁，常为小事发脾气，面烘热，多汗，心慌，大便时结时稀，疑为五脏患癌。近半年来，常常莫名其妙地嚎哭，挫手顿足，坐卧不宁，紧张恐惧，偶有轻生念头。经某院诊为更年期抑郁症，用氯丙咪嗪、多虑平等抗抑郁药，症状好转，药停又发。诊见：形瘦容愁，缄默不语，少寐食少，腿和背部或冷或热，腹胀矢气，全

身串痛无定，自感血脉发胀，苦不堪言，欲寻短见。脉细涩，苔少、舌淡红。脑电图轻度异常，血压在正常范围。诊为更年期抑郁症，辨证为精血衰少，神魂俱伤。治宜安脏达郁，佐以滋补肝肾。药用：太子参、熟地黄、炒白术、龟甲（先煎）、女贞子各 30g，当归、炙甘草、制香附、桑白皮、橘叶、白蒺藜、鹿角胶（烊冲）、紫河车、石斛、沙苑子、淫羊藿各 10g，柴胡、升麻、胆南星各 6g。上药连服 46 剂，能入睡 6 小时左右，嚎哭、顿足未作，抑郁情绪转佳。再以原方配丸共服半年。随访 1 年，起居正常。

5 结语

雍氏认为，情志之郁总由乎心，诸郁之起皆由于肝。肝性升发，郁而不伸，最宜升麻、柴胡、川芎、香附、桑白皮、橘叶、白蒺藜等疏肝药达之。心主神，神统肝魂、肺魄、脾意、肾志之神脏，心神动则诸神动，心神郁则诸神郁。动则阴不足，郁由阳不振，当宜人参益肺，当归养肝，甘草养心，白术补脾，熟地黄滋肾，五脏得补，即所谓“安脏”，故诸郁皆以安脏达郁药为主。唯张某某神郁脑窍瘀滞，加细辛、甘松入脑安神，土鳖虫、全蝎以通脑络。陈某某怒郁脉数，去川芎之辛燥，加苦参调心率。蔡某某思郁胸闷，舌红少苔，去泥膈之熟地黄，用生地黄养阴。李某为更年期精血虚少之郁，重用白术益脾，龟甲、女贞子、石斛侧重滋阴。

手指病养肝阴举隅

王裕仁*

临床可见患者手指麻木、指腹脱皮或指甲枯白色，甚至指甲摇动欲脱等，此类手指病变，笔者以养肝阴、补肝血之法常可获良效，兹举例如下。

1 手指指腹脱皮

赵某某，男，14 岁，1990 年 10 月 6 日诊。患者双手指腹脱皮，见新皮红嫩色鲜欲滴，每过几天即脱皮，形体偏瘦，口干，声音嘶哑，大便干结，舌质红、少苔，脉细弦。证属肝阴亏虚，肝血不足。当以养肝阴补肝血，方用补肝汤化裁：酸枣仁 30g，木瓜 10g，甘草 10g，当归 10g，白芍 10g，生地黄 30g，川芎 6g，麦冬 10g，北沙参 10g，枸杞子 10g。上方连服 20 剂，手指指腹即不脱皮，颜色如正常皮色。随访无复发。

按：指腹易脱皮，病位在爪。肝主筋，其华在爪。合参全身症状，舌红少苔、声音嘶哑、大便干结，为阴虚性质，病位在肝。用补肝汤酸甘化阴，故而奏效快捷。

2 指甲枯白

祁某某，男，52 岁，1989 年 8 月 14 日初诊。患者指甲颜色枯白，已见右手大拇指指甲脱落，其余指甲亦摇动欲脱，手指握

物无力，口干，舌质红、舌苔花剥，脉细数。证属肝阴不足，肝血亏虚。方用补肝汤加味：酸枣仁 30g，当归 10g，木瓜 10g，炒白芍 10g，甘草 10g，麦冬 10g，川芎 10g，生地黄 30g，北沙参 10g，枸杞子 30g。服 50 剂后，指甲红润而坚牢不可动摇。

按：患者指甲颜色枯白欲脱，皆因肝之阴血亏虚，不能营养濡润爪甲。爪甲受肝之余气而生，全赖肝之阴血濡养。乃以补肝汤重剂峻补肝之阴血，爪甲得润则生，故而病瘥。

3 手指麻木

张某某，女，35 岁，1985 年 3 月 5 日诊。患者手指麻木，月经量多，失眠，口干，血压正常，无颈椎病，舌质红、舌苔剥落，脉弦细。证属肝阴亏虚，肝血不足。治当养肝补血，方用酸枣仁汤合补肝汤加减：酸枣仁 30g，知母 10g，川芎 10g，茯神 10g，当归 10g，炒白芍 10g，生地黄 15g，熟地黄 15g，仙鹤草 30g，木瓜 10g，麦冬 10g。上方调治月余，手指即不麻木，口干，失眠亦好转。

按：患者手指麻木而无颈椎病及其他诱因，皆因肝之阴血亏虚，不能濡养手指。补肝汤有大补肝之阴血作用，重用仙鹤草既能止血又能补益。全方以养肝阴、补肝血，从肝论治，即获效验。

* 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江苏省仪征市胥浦（211900）

收稿日期：1999-06-30